

历史文化名城

镇远揽胜

历史文化名城镇远揽胜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

中共镇远县委宣传部

目 录

心向往神往便上路 (也算前言)	潘俊龄 (1)
镇远恋	潘俊龄 (3)
镇远抒怀	陈 靖 (10)
镇远行	韦 翰 (12)
咏名城	黄荣祺 (13)
古城风光美 墨客诗画多	聂宗德 文义长 (14)
青龙, 奔上了大路	潘俊龄 (17)
青龙洞游记	杨涛声 (19)
石屏山胜迹	文义长 (24)
漫步古城垣	李启荣 (29)
巨笔卓晴峰	雷 岳 (32)
古朴幽雅 明清风貌	文义长 (36)
古巷古井任流连	杨涛声 (40)
从古码头到天后宫	王启明 (43)
中共镇远支部旧址	蹇人弘 (47)
镇远和平村	何洪峰 (50)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文义长 (52)

目 录

为名城增彩的新军人·····	文义长 (54)
致沅阳河·····	张 克 (57)
荡舟沅阳河情悠悠·····	潘俊龄 (58)
神奇壮丽的沅阳三峡·····	段文浩 (67)
幽幽铁溪·····	段文浩 (71)
游吴王洞·····	杨涛声 (75)
葱篮、果秧也迷人·····	王 敏 (78)
道菜，美哉·····	文义长 (82)
卜算子·咏沅阳·····	陈 靖 (84)
长虹眷沅溪·····	潘俊龄 (85)
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明建设·····	胡化民 姚本才 (91)
名城传四方·电波送友情 (代为后记)·····	《贵州广播电视报》 (101)
香气爽口的天印茶·····	艾 里 (94)
贵州“青溪大曲”·····	何洪峰 (95)
誉满千家的沅阳镇供销社·····	闻 号 (96)
古雅古秀的民族绣品·····	段文浩 (97)
镇远铁锅厂·····	何洪峰 (83)
香甜酥脆的镇远糕点·····	段文浩 (100)
款式新颖的镇远皮箱·····	黄航明 (99)
制作考究的镇远皮鞋·····	艾 里 (98)

心向神往便上路

潘俊龄

1987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从夏到秋，传送着历史文化名城镇远的胜迹。大概是这样的“空中旅游”有一定的魅力吧，电波波及之处，那些愿意倾听的朋友渐渐被吸引，渐渐闻所未闻，渐渐神游了一片过去知之不多的国土。自然，电波不佩护照就出国，镇远的名声也传到了外域。于是，《贵州年鉴》在它的年轮里，对这系列电波的生态作了记录。

当着萦绕于耳的电波渐渐消隐的时候，许多朋友就提了要求，要求把那些电波凝固下来。人之所以生耳朵又长眼睛，恐怕是为了防止闻与见的不平衡。平衡了视与听两只鹏翼，既不闭目，也不塞听，会更健美地腾飞文明。现在，感应于朋友们的召唤，那些空中电波由声音变成文字，集结来到了你的眼前。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请你随意一瞥。

你也许会为镇远名城起点儿心潮。不仅仅为她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也为她终究被世间认识。你看，1956年，她荣幸成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1966年，她蒙受灾难，惨然遭劫。1986年，她以自己颇能一“镇”的生命活力，走上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你不由扼腕长叹：三十而立！

叹罢，你不笑，不哭，低眉寻思，说不定有所发现。漫漫沅溪线装的镇远，虽不那么精深，却也并不粗浅。王阳明读过她，林则徐读过她，吴敬梓读过她，张秀眉读过她；尼赫鲁读过她，长谷川敏三也读过她。然而，真要读懂她可不

容易。你愿下功夫，真对她有所感悟，真看清了这片国土和这片国土的主人蕴藏的能量，就不禁血热眼明进而想问：既然我们的前人在这里写下了“人”字有力的一撇，我们怎能不抓紧写好更见风采的捺呢？

如果这《历史文化名城镇远揽胜》对你有些许益处，主要是镇远名城历史文化的效应。至于揽胜的散文、游记，却不一定合格、标准。它们既不同于纯文学，也区别于文物志，只是各以自己的形态表达了作者自己的见闻和情思。它们的作者大都曾经或现在仍然生活、学习、工作于镇远，对镇远贴着心儿去感受，放开视野来辨析。你可以说他们有点“夜郎”，你却也可以触着他们对自己第一或第二故乡的赤诚。而不失赤子的温度，这正是我们造就新的日出景观的一种元素！祖国母亲的贵州，并不总是多雾天，决非高处不胜寒。为什么？不就因为这里的赤子没有忘记辐射自己的阳光？就象茅苔的酒浆，敢在巴拿马的睽睽众目下喷薄自己的锋芒？

就因敬仰古往今来的赤子们哪怕负荷奇重，也还“贵”自己之“州”，也还为自己之“州”一次次升起太阳，所以，我置身正在创造的更为诱人的事业，深信广义的揽胜的篇章将纵横拓进。那是立于大地的历史连续剧和系列诗，不会就范纤弱之笔趴在纸面。毫无疑义，随着时光如沅溪奔流，眼前这些凝固了的电波必定越来越蔫巴，越来越苍白。不过，这并不可悲，这正是我们的希望，希望羞涩的黄花引出浓郁的芳菲，希望老去的苍白映衬新生的鲜红！

当然罗，人生之旅，听也不够，看也不够，还是身临其境自己体验自己反刍滋味最足。你爱揽胜吗？好，朋友，鸡已鸣，天已曙，请轻装换鞋，心向神往便上路……

1988年3月10日清晨于贵阳妙哉坡下

镇 远 恋

潘俊龄

我每次填写履历，总是带着感情烙下“镇远”这个名字。我在这古城开笔习作，被这古城的人民选为代表，从这古城升入高校。我走了三年的青龙洞旁的之字路边，有“犀牛望月”的小景。我摩挲过那头古犀，常觉自己在月下被她瞩望。我久久盼着她长住的古城，并肩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今，喜讯已经传来，我感情的热流自是平静不住，冷却不了。

我日夜兼程投入名城怀抱，终究又见情绕梦萦的“入黔第一洞天”。还是那样“钟黔楚之秀气，大天地之奇观”；远远望去，宛若神雕仙塑，隐隐现现，把壁立的城东中河山，装点得缥缈飘逸；近了，悟出这群始创于明弘治的古建筑，俨然一幅典雅的名画，布局、色彩和线条都生发引力；到了山下，仰首一瞻，层层翘檐，犹如扶摇直上的群鹏亮翅，凌云正作逍遥游；上至玉皇阁与望江楼，凭栏俯瞰，这些琼楼仙阁竟一下叠到了沅阳清波的船上，似乎在颤动、游移。我信步宫里殿外，细品这些建筑，不时为楼、阁、亭、寺、廊、桥、洞、路的巧设连声叫绝，为它们的互相理解、互相宽容、互相竞美、互相辉映击节称奇。这壁煌煌古建筑，长柱长二三十米，短柱仅只几公分，各在不同的悬崖绝壁处尽自己所能，共撑了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宁静的世界，胜似幻境，却在人间！

受智于青龙洞、中元洞、紫阳洞这些各具姿态的佳构，

我的思绪纷纭了，我想到了不见经传的鲁班群师，想到了苗岭的吊脚木楼，想到了那些空间组合的灵活运用，想到了民族美学的独特旋律。记得，果戈里到希腊、罗马拜读了那里的古建筑之后，曾这样情出肺腑：建筑是世界的年鉴，是不会沉默的歌唱。我们眼前的镇远名城，她的古乐是很难听到了，她极富民族风采的青龙洞建筑之歌，却还开启我们的才智、调谐我们的心理，并将继续摇振、摇振无数的脉搏！我真怨自己缺少天赋，越是动情越难捧出尽兴之作。

我流连、流连，脚步几提起来了，已欲向前移去，身子竟转向回头。微风送来悠悠鸡鸣，我才寻声面西，极目长长的名城。我欣赏那些鳞次栉比、墙饰图案、叠至石屏山下的四合院民居，醉入了另一风格的诗情画意。这是一卷又一卷石木刻印的绝句。曲折的幽巷，挺拔的院墙，袅袅的炊烟，水墨的砖瓦，全然不仿别地的花花绿绿。看着缓流城中南勾北连的沅阳碧水，线装府城和卫城，我忆及学生时代跋涉的群峰之间的古道，不由追思名城不怎样从云中雾里走了过来，走至今天。

还是在公元前202年，这里就设了无阳县。到了12世纪、14世纪、20世纪初叶，先后改置镇远州、镇远府、镇远道。解放后，1956年，建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那年的7月23日起，这里成了自治州的首府。过了两年，自治州首府西迁凯里，这里又才为县。在这“五溪”之一的沅阳河两岸，镇远早早发育、早早成熟、早早就有名望了。二百多年前的吴敬梓，虽远在他乡，也深知镇远有名，着意用了名著《儒林外史》三回的篇幅，描述这块“歌舞地”，刻画这里的风烟。

来路弯弯的古城，本是人民心血的结晶。吴敬梓的那支

笔，没忘刺向“汤总兵”“雷太守”，更让我们看到了这“歌舞地”的深沉的抗争。尽管反动统治者易名“无阳”，谓之“镇远”，对这里的各族人民泼下了深重的灾难，却往往很难远扬王室的镇压之威。唐代中叶至元代初期，这块土地的少数民族就开发，治理了这里好几百年。1858年，苗族英雄张秀眉率领的起义大军，再次突破反动统治者的高墙厚壁，把这里变成辐射锋芒的要地，坚守整整十载，感应了太平天国的狂飙、霹雳。当我纵览横阅古城风烟的时候，我是看见帝王的旨意早已灰飞，只觉真正的威镇属于人民，属于人民对历史文化的创造，对自己价值的发现和发挥。

多少年来，谁信“夜郎”有文化？那顶“自大”的帽子，欺了多少世和人？近年出版的一本大型风光画册，竟还改了黄果树瀑布的省籍！这或许也是因那遥远的帝王旨在威镇的幽灵虽已灰飞却未散尽吧。庆幸“夜郎”尚“志大”，敢请权威贵州行，贵州行的第一站，竟是这苗岭古城。于是，我们听到了“镇住”而且一声连一声：“镇远的风貌，一下子就把我这远方来客‘镇’住了！”“我到镇远这儿来，也是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我也被‘镇’住了！”这串表示极好印象的“镇住”，莫非是京都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开济、文化部高级工程师祁英涛、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士元的一时之兴？不，他们考察了贵州文物，认定靠山面水的青龙洞，确比北方的悬空寺“规模大，而且精美”，是“仙山楼阁”“悬而不空”，认定贵州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个大户”。听着这些学者的声音，我是生了几分自豪：镇远的“镇”，全然不是帝王的暴力，而是我们人民智慧的富饶，是苗岭文化的独树一帜。

放眼方能望远。我曾登临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山

海关长城，此刻，盘尽九曲岗石级，来到蜿蜒的“苗岭长城”，并非返回小天小地的旧梦，只为明白来路漫漫的名城，又是怎样张开双臂，拥抱远域，拓展自己的胸襟。

我临风敞怀，立于石屏山绝顶，但见沅阳长河，钻出西峡，挤开东峡，带着名城的激情，奔入沅江，远去洞庭。我们的古城是曾因袭，有过筑墙闭关的思维，但历史毕竟如滔滔沅阳，不划地为牢。那天后宫前的码头，是沅阳水志，记着当年。当年，载重二十吨的木帆船，在这镇远名城上上下下，运进湖广商品，送出云贵特产，号子渔歌，昼夜不歇。我读过王阳明发自镇远的一封信。他1508年到贵州任龙场驿丞，讲学于龙岗书院；之后，调任江西庐陵县令，取道镇远。他“已扳镇远，须臾放舟”的文字，托出了他由这“水陆之会”的镇远放舟东去的欢愉。他不是才喜赞过黄平飞云崖吗？他眼前的沅阳长波，又别有节奏和气度，流着苗岭的风韵，流着名城的昌盛，见着两岸楼影和灯火，好似人民临江送行。

哦，对了，沅阳河情深入海，至今还激荡樱花岛国的友人哩。来到沅阳河南岸和平村，我注目高高的青砖围墙，由拱门透视里面的院落，房舍，虽有些地方长了苔藓，却没抹去抗日战争的岁月。那时，这里作为我国第二收容所，关押着日军战俘。后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这里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陆续发展了一百五十多名反战盟员。在日本文部省歪曲侵华行径的日子，长谷川敏三，这位当年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队长，过海重访和平村，为那段历史再一次作了见证。他回顾他们就着油灯，“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读书心得和体会，把思想磨炼得越来越正确锐利”的情景，不忘这和平村转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

们“超过了死线，获得光辉的新生”。近些年来，日本友人一到镇雄关前鹅翅膀，就停车伏地向镇远拜叩，在他们的心屏上，这苗岭名城，分明是破雾朝日，一轮吉星！

是的，镇远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不断闪耀光明。步入和平村附近的一座四合院，我对革命前辈油然而崇敬。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当于中心县委的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在这里分担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西厢房对面，是国民党政训机构公务之处。年轻的党员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机警聚会，写着秘密文章，印着地下刊物。工作于镇远邮局的陈法轼，是在镇远入党的第一个党员，他巧妙地传布省工委寄发的宣传资料，纵是被捕，也不改信仰。后来，他壮烈地倒在敌人的毒枪之下，用鲜血继续传布了理想之光。我这党的后来者，徘徊于院子里的长方形石板，低眉致意先烈的足迹，仰首默诵木楼上的诗行般青瓦，仿佛还听见声声急雨，如句句叮嘱，催我出征。我问着自己，并逼着自己回答：我究竟为国家民族分了多少忧？使了多少劲？我肩上的责任究竟是重，还是轻？

从这留下先烈足迹的地方溯江而上，我在沅阳河畔的涌溪，感受到了人民的爱憎，世代相传的情愫，实现愿望的锲而不舍。

隆冬时节刚刚践世，苗族人民便在家中、田野群起捕鼠。捕到了大鼠，即剥去毛皮，除却内脏，置于灶火，熏着，炕着；待到腊月初一，团聚远近的亲人，拈起煮熟的鼠肉，蘸上红褐色的辣椒水，咀嚼灭鼠的祖训，然后豪饮自酿的米酒。一只只猎获的肥鼠被“口诛”了，人们脸上漾开笑波；妇女们顺手操起小木凳，在胸前身后击响节拍，跳起民族舞，畅抒灭鼠的欢乐。我读了《诗经》魏风的《硕鼠》，

一直不解那里的被剥削者能去哪里寻着乐土，我领略了这里“灭鼠节”除害的历程，深信，只要广扬“灭鼠”的风尚，且定之为节，总会有那么一天，全世界都来欢庆“灭鼠”的胜利。想一想吧，那时的节日该是何等盛大、何等壮丽！

春天终于来到了。未婚的苗族青年男女，踏着春风，光临预先邀约的村寨：小伙子兴致勃勃，走进未婚姑娘的后园，用蜜语向姑娘求取果树秧苗——姑娘家园的果苗，是姑娘吐露心音的物信，她要看年青人是否至诚，即使赠送了，也还要有一段时间甚至几年的考评，同去的姑娘自有别裁，她岔向未婚小伙的侧院，闪烁水灵灵亮眼，机智地审视上一年赠送的果苗种植如何。在这赠与植的往来中，那果苗增添了相互了解的年轮。就这样，爱情和果苗在青春的心田深深植根，在希望的土地殷殷成长。就这样，一代又一代，苗寨飘飞花果香，山水常青情常绿。古有卫风：“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苗家儿女的“讨树秧节”，不是更有一番“永以为好也”的意境嘛？情窦方才初开，就融进了植桃植李植梨植桔的甜蜜的事业，此中滋味，那些“我仅是我”者怎能品评？

面对苗家儿女的爱情之树，我忽生奇想，想起了青龙洞的树，尤其是那株桂树。青龙洞的树，长于峭石悬崖，几乎得不着半粒沃土，可他们却在那看似不可生存的地方挺起胸膛，舒展枝叶，即使被重重艰难扭曲了身躯，也总是昂着头颅，擎一方葱郁。我在那里攀登的时候，几次将他们疑为由青龙洞里爬出的一条条青龙！那株同根双干的桂树，简直是个倒立的“人”字，八月，化作一片沁人心脾的金云，继而坠满奶牛乳头式的累累果实。来自美国的植物权威也发懵了：这开橙黄色花却又结果的镇远桂树难道也名金桂？已经若干年了，尽管人们不认识他，甚至损伤过他，他依旧扬绿

播芳，象个倒立的“人”！我想着他们，念着他们，竟至不敢把他们全当树看！他们放彩于名城镇远的生命力，你能说他们不也是一部历史文化的启示录？

情至深时是无言。我依依难舍我的名城，又久久痴望青龙洞上笔岫山，望那山顶的文笔塔。在漫漫的历史征途，她饱蘸沅阳清波，挥写了名城灿烂的文化；今晨，我们的人民，更倾洒胸中豪情，点染飞霞，赶写新的镇远的诗篇。我是在这巨笔下练起小笔的。养育了我的名城呵，我纵是离你千里万里，也会记住你那望月的灵犀，请接受我这燃烧的挚恋！

1987年春节于贵阳南明河畔

镇远十二景

闻 号

镇远城内城效的奇山异水、飞流瀑布、桃林岸柳、城池村庄与成群的文物古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些风光名胜，古人著诗作赋赞颂者甚多，明中叶以后，就出现了“沅阳八景”和“镇远十二景”的说法。据《镇远府志》所载的十二景为：石屏巨镇、五老宾南、二仙拱北、燕矶渔唱、春江晚渡、平冒先甫、西峡瀑布、松溪夜月、龙山屯云、东山衔月、古柏精忠和惠泉仙品。

现在，这些景致除古柏精忠等已毁外，其余的大部分却还保存完好，倘若人们欣然寻觅观光，定然兴趣盎然。

镇远抒怀

陈 靖

编辑部：

途经江西时，一位老战友得知他长征时曾经历过激烈战斗的小城——镇远，被列入国家级62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消息后，心情格外激动，央求我一定要到镇远看看，为他拍几张镇远风光照。

镇远，说来还是我的家乡，可我对她却生疏得很，谁知一到这里，我就被“镇”住了。想来正所谓“生在此山中，不知此山贵”呀！

镇远，早在2100多年前就开始置县了，而今这里聚居着汉、苗、侗、彝等23个兄弟民族。数千年来，各族同胞用一双善于创造的手，建造起这座凝聚着不同民族智慧的文化古城。

在苗岭和梦净山之间，镇远是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伸展的斜坡地带，这里群山耸立，诸水并流。用军事家的语言来说，它东扼入湘之门户，西为滇黔之孔道，地理与地形都十分重要，是关隘，是锁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政治与经济角度看，千百年来，它既是京师与滇黔保持联系的“驿道”，又是中原往云贵高原通往西亚、东南亚的“南国丝绸之路”，一条宛转奔泻的沅阳河，滔滔涌流，把崇山峻岭劈成一道从天而降的长渠，直奔洞庭湖。

镇远之所以能被列入国家级文化古城，更在于她有着令人倾倒的古建筑群。沅阳溪旁岩石峭壁上重叠起伏的古建筑群，别具匠心，独出一格。它们吸收并融合了苗、侗、汉等

民族的建筑特长和工艺技巧，构思奇妙，技艺精湛，不象那些千篇一律的大雄宝殿、庭台古刹。这是其他地方难以看到的。

这片古建筑群中的万寿宫，是我那位老表战友最推崇的地方。因为遍及各地的万寿宫，是江西会馆的别称。他曾对我说起，53年前，担任右翼军团的红九军团，从黎平经剑河，攻占了镇远城。为保证中央纵队北渡乌江的右侧安全，九军团一到镇远就摆开了战斗队形，在这里坚守了4天3夜，可他未能到家乡驻镇远的“使馆”里看一眼，直到今天他还感到遗憾。他还告诉我，当时战斗很激烈，急需构筑工事，有的红军战士认为这庙宇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要拆菩萨搭工事。他下了道死命令：谁要动万寿宫一片瓦，就对他执行纪律。我曾开玩笑地说：“没想到你的家乡观念还立了一大功呢。”他一本正经地纠正道：“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而是罗炳辉军团长的命令。他说破除迷信与保护文物古迹这是两码事。”正是由于罗炳辉的严格要求，尽管这里面有着现成的住房，可是部队宁可露宿野外，也不进足一步。当时的战斗如此激烈，可这片古建筑群竟完好无损。

从万寿宫出来，我来到文物管理所。老所长告诉我，我战友说的都是事实。他托我转送给那位曾经为保护镇远文物做出贡献的红军老战士一套精美的镇远风光照片，并拿出笔墨要我写点什么。思索片刻，我在那洁白的宣纸上欣然命笔，写了一首《浪淘沙》：

索故从头访，

苗寨侗乡，

老兵重步旧战场。

一幅错综迷离画，

镇 远 行

韦 翰

西征路上。

恋今复怀往，

畅游沅阳，

溪深径漫九回肠。

古道驿道红军道，

情深意长！

1987年2月23日于镇远

咏名美城

黄荣祺

黔中此郡古，忆汉使浮槎，缅人骑象，吴王演武，苏帅挥剑，则徐留诗篇，烈钧垂钓竿。最难忘，秀眉战苗疆，有如惊雷闪电。惜韶华难挽，叹过客匆匆，无论功罪，都随大小波涛去。

沈阳胜景多，看青龙叠楼，溪洞通幽，长堞越岫，双虹卧波，石屏滴苍翠，文笔刺晴空。尤可喜，高峡出平湖，俨然巴山蜀水。今名城国定，愿英雄济济，装点多关，更惹中外游人来。

谭公馆

在镇远大菜园处，有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规模宏大，屋宇轩昂典雅的庄园，这就是清同治、光绪年间，历任苏州知府、江苏巡抚、江苏织造和云贵总督等职的镇远籍进士谭钧培的公馆。

谭公馆为长方形高封火墙四合院结构，总建筑面积1315米²，其规模之大居然把镇远城关四小全部容纳下来。据老人回忆，庄园大门上曾有皇帝题的御匾，而在某些厅室中，曾陈列许多珍贵的古玩字画，其中就有唐伯虎的真迹《刘海戏金蟾》。可惜如今除房屋结构及装饰仍基本保存完好外，所有陈设，已荡然一空。